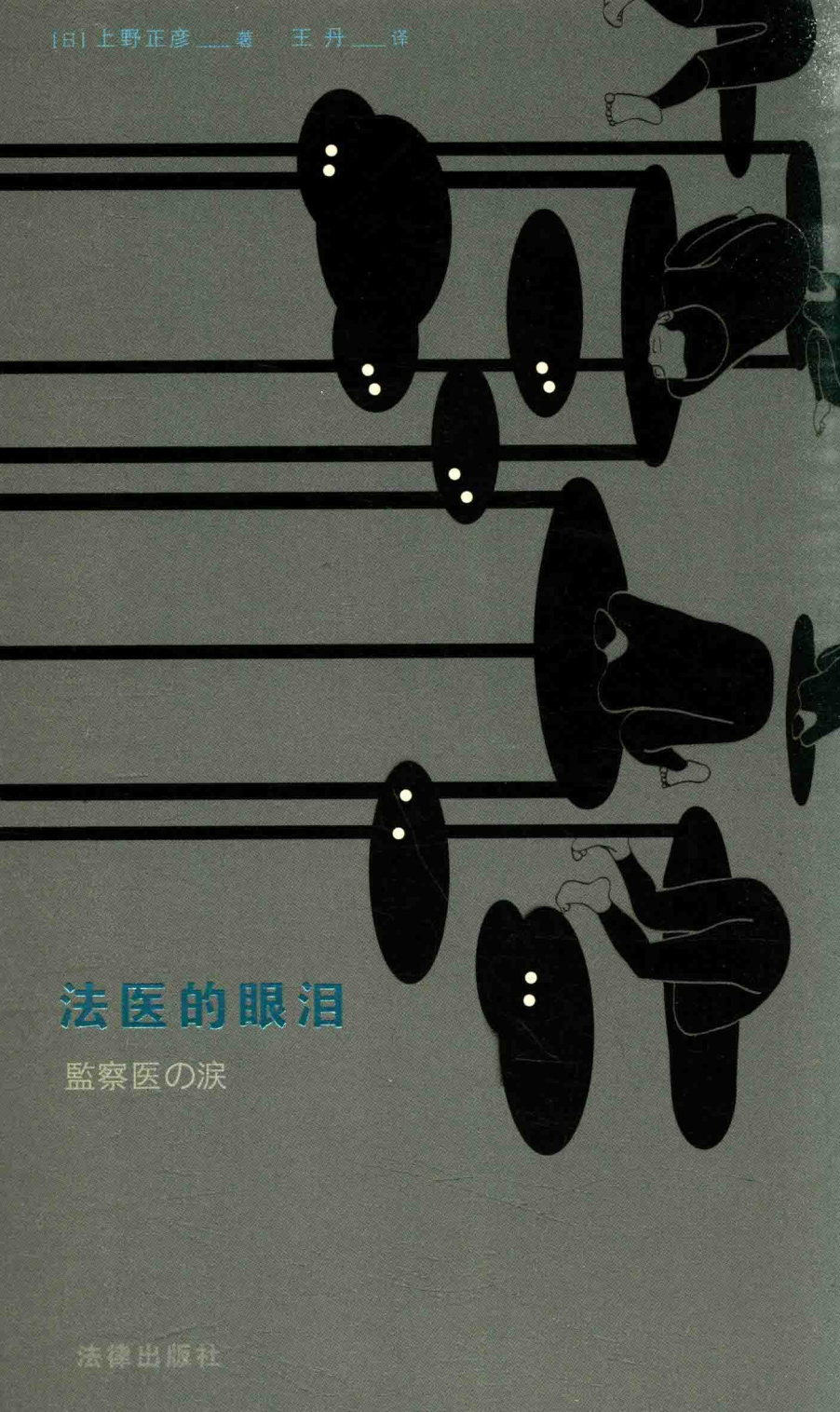


[日] 上野正彦 著 王丹 译

法医的眼泪

監察医の涙

法律出版社



法医的眼泪

監察医の涙

[日]上野正彦 著

王丹 译

法律出版社

KANSATSUI NO NAMIDA

Copyright © Masahiko UENO 2010, 2015,
printed in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and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LAW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1135

前 言

有位记者就法医制度来采访我,他问道:“上野医生,您进行过那么多次的验尸和解剖。对您来说,死到底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虽然说不太好,不过,我觉得死就是虚无吧。”死就是与自己出生之前的状态一样,人世间其他的人和物都还好好地在那儿,只有自己不在了。这种状态就是死,就是虚无。

记者点头称是:“我想,一定会有很多故去的人对您心怀感激。如果有一天,您也去了那个世界,大概有不少此前受您关照的人会拿着花束列队迎接您吧。”

我从未考虑过死后的事情,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也许真的会这样? 这位记者说的话触动了我。

从那之后，死，对我而言既不寂寞也不悲伤了。我甚至开始期待着去那个世界与那些人们再次见面。

还有一次，我养了整整十五年的马耳他犬死了。在我的心目中，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虽然从来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是一直感到心灵相通，像亲人一样一起生活了多年。它的死让我感到永久的别离，死还是寂寞悲伤的。

死去了，就与活着的人再也无法联系了，变成了孤单一个人。我看着它那孤独的小小的身体，不由地对它说：“我的父母都在那个世界，他们很善良慈祥，你过去以后，去陪陪他们吧。”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死是虚无的，但是却又想要承认那个世界的存在。

想要毫不矛盾地解释死，真的很难。

我一边回忆着这些事情，一边将那些深藏在心底的、印象深刻的故事汇总起来，集结成了本书。

目录

与死者的对话 003

警察的眼泪 009

丈夫的献身之爱 016

因为眼泪无法驾驶 019

在火焰中 025

虚假的发表 028

被掩盖的真相 031

父子自杀 036

投币式寄存柜里的婴儿 039

分娩 042

虐待 016

我与妈妈一起走了 052

父亲的背影 059

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067

同性恋 075

过劳死 078

网络自杀 083

性交猝死的老年女人 087

信徒 090

父母的爱 093

独占欲 101

- 完美犯罪 105
- 酒精依赖症 110
- 婴儿背带 113
- 美国的母女自杀 199
- 生死观 192
- 不能原谅父亲 125
- 欺凌 129
- 忍住眼泪 135
- 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 140
- 物证检查 144
- 谢谢大家的照顾 148

同居的干尸与白骨 157

碎尸杀人事件 162

扭曲的爱 166

名流妻子 169

给熟人验尸 173

妻子之死 176

后记 185

文库版后记 187

活着的人会说谎。
沉默的尸体却绝对不会说谎。

与死者的对话

妻子早上起床后,发现丈夫死了。旁边放着安眠药的空瓶子。妻子坚持称,丈夫一定是因为负债的压力太大自杀了。

法医赶到案发现场进行验尸。如果验尸也无法知道死因的话,就必须通过解剖来调查死因。

解剖的时候,这位丈夫开口说道:“我不是自杀,是被人杀死的。我是被人下毒(氰化钾)杀死的。”

还有一次,在一个公寓的施工工地,一个工作人员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滑下来摔死了。妻子和孩子伤心欲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起事故死亡。可是,经过仔细验尸、解剖后,发现死者身上有被人推过的痕迹。原来,这不是事故死亡而是他杀。

有的死者会突然说出让人大吃一惊的真相,如是被肇事者轧死的,或者是被人勒死的。

通过细致入微地验尸、解剖,死者就会开口说话,告诉人们他们为什么会死去。然后,与他死亡有关的一系列事情都会变得清晰。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成为法医?”为什么呢?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要成为法医的目的开始学医的。成为医生,是受到了父亲很大的影响。

从医学部毕业,通过国家考试之后,我必须要选择将来从事哪个学科。我非常迷茫。

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同班同学很多都是因为父母是医生,医生世家,所以要继承衣钵。同学们一般都选择与父母相同的内科或是皮肤科。我的父亲也是医生,不过,父亲是偏远地区的全能医生,没有固定的科类。我受父亲的影响长大,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选择专门从事某一学科。

因此我十分烦恼。越是烦恼,脑子里就越混乱。于是,我决定首先将自己所学的医学学科一项项地重新审视,找到自己适合的学科。

首先是内科。从身体外侧触摸检查患者的身体,判断病因并进行治疗。这非常难,并不适合我。

那外科又如何呢?外科更大刀阔斧一些,用手术刀切开患者身体,将病死的部位切除并丢掉。这么看来就多少有些不像医生了。

就这么思考着,烦恼着,半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这时,我开始思考,对于人类而言,死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对死进行彻底研究,那么也会明白对于人类而言,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就能明白生命的珍贵了吧。如果能将“生与死”这一困扰了很多人的哲学问题搞明白,日后在接触患者时,这份感悟与收获也会对自己有所帮助,自己也能离名医之路稍微靠近一些吧。我决定,去学习两三年关于死的学问——法医学,然后再去做一名临床医生。

父亲经常对我说“当医生并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当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父亲后,他也十分赞成我的这一选择。

我就这么走进了法医学的教室。在大学期间我一直在做动物实验,感觉不太适合自己。这时,我决定去监察医学院工作,成为一名法医,在案件现场进行验尸和解剖。

法医的工作是从死者那里倾听真实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与死者进行对话了。

人并不是只用语言来对话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绷紧神经仔细倾听,就可以理解对方想要说什么,能够领会对方的本意。大概在我成为法医三年左右的时候,我能与死者对话了。

“现在我正在与死者对话。”——最初的那种感觉,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在能够与死者对话后,我越来越爱上了这份工作。

起初是想只做两三年,却一干就是三十年。

慢慢地,我都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医生。有一次,孩子感冒了,我对妻子说,“快带他去看医生吧”,妻子说,“说什么呢,你自己不就是医生吗”,我才想起来,“哦,是啊”。

经常有人问我:“每天诊察尸体很辛苦吧,心情不会变得很糟糕吗?”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首先,我一点儿都没有在与死去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而是一种一般医生诊断患者的感觉。面对尸体,仔细地检查,他就会开口说话:“我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死去的。”

与我打交道的尸体,是活着的。

它与活着的人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是沉默的。

但是,活着的人会说谎。

沉默的尸体却绝对不会说谎。

从沉默的尸体那里,探索出死亡的原因,充分维护死者生前的权利。到底是事故死亡还是自杀?抑或是他杀?探究案件的背景和死因。“为何会死去躺在这里?”“死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解剖,可以明白很多事情。例如,可以知道有这样特征的人,是因心肌梗塞死亡。而那样的人,是因脑出血死亡。

这些数据可以用在活着的人身上,为预防医学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是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的话,作为法医也在为医学做着贡献。我为法医的工作感到自豪,充满着工作的热情。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天职。

确实,每天与尸体相对,有的时候看到死状凄惨的尸体,或是孩子死去悲痛欲绝的母亲,精神上确实很痛苦。有时,怎么也搞不明白死因,也会烦恼和焦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辞去这份工作。因为我坚信这份工作可以对社会做出